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哈罗德、奥拉夫、埃吉尔、罗洛、艾迪克等一些传奇人物故事，形象生动地介绍了北欧海盗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北欧海盗是日尔曼人的后裔，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祖先。他们善于造船，熟悉海上生活，秉性勇敢强悍。在公元九世纪前后，他们广泛活动于法兰西、英格兰、格陵兰及其附近的海洋上。他们既是劫掠者，又是建设者，还是勇敢的探险者。他们发现了冰岛，成了这里的第一代居民；他们对格陵兰的开发作了重要贡献；他们比哥伦布早五百年发现了北美洲。本书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字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对于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人员，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李茂和

责任校对：金玉筠

古代北欧海上探险者

王 晓 沙 杨 编译

*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字数：120千字 插页：1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

*

ISBN 7-5027-0035-8/K·1

统一书号：11193·0966 ¥：1.40元

目 录

一、劫掠者.....	(1)
二、建设者.....	(30)
三、贸易者.....	(67)
四、开拓者.....	(92)
五、探险者.....	(115)

一、劫掠者

公元793年6月的一天，一艘黑色的船，从寒冷的北方驶向英格兰。这艘船的船身长而低矮，但船头却很高大。船头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船帆印染成红白相间的条纹。帆船破浪前进，飞快地驶向林迪斯发尼岛，直插海滨。当船靠岸时，从船里涌出一伙粗壮的汉子，他们挥舞着剑，嚎叫着向小岛冲去。小岛的山坡上，绿草如茵，一群群肥壮的牛羊正在安静地啃食着多汁甘甜的青草。

林迪斯发尼岛上，有一所基督教修道院，在它的小教堂里和修道院的祭坛上，摆着许多珍宝，其中有基督受难的金质圣像、镶嵌着宝石的银盒子、象牙雕刻的圣骨灰盒、贵重的丝织品和亚麻织成的挂毡，还有羊皮纸封皮的书籍，封皮上镶着闪闪发光的宝石。如此众多的宝藏，有些是几代虔诚的信徒敬奉给神圣的上帝的，有些则是发了横财的不义之徒，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免遭地狱之苦而捐赠的。林迪斯发尼修道院的财富，比起世界上其他的珍宝贮藏所来毫不逊色，而且比有的贮藏所还更多。这些东西，极大地吸引了那些从船上来的入侵者。

修道院的修士们，多少年来，一直宁静地生活在这些财富中。这里是个世外桃源，又是个理想的研究学问的中心。修士们每天祈祷唱诗，刻写手稿，研究学问。全岛没有一个武

装人员，而且从来也没有人会想到，居然会有不敬神的人胆敢来到这宁静和平的小岛，无法无天地抢劫修道院，冒犯上帝。

然而入侵者却居然从海上来了，他们对神圣的上帝没有丝毫敬意，对于抢劫这个圣洁的圣地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对人的生命，竟是那样不介意，举起剑就向修士们砍去，一些修士被砍死在圣坛上，一些被扔进海里淹死，还有一些则被剥光了衣服赶出修道院去。这神圣建筑物中的金银装饰品给抢走了，书皮上的宝石被剥下来了。入侵者们把这些稀世珍宝统统运到海滨，装到船上，然后扬帆起航，向海洋深处驶去了。直到帆船在海面上消失了很久以后，人们才象从恶梦中醒过来似的，岛上才响起了警报。

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里的岛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贪婪的掠夺和残酷的暴行。这次抢劫把他们惊呆了，吓坏了。林迪斯发尼被抢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似的，飞快地传遍了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内外。接着，这坏消息又飞过英吉利海峡，传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而且很快地，人们就都知道了这些入侵者是北欧海盗。

就在入侵林迪斯发尼的夏天，北欧海盗又袭击了诺森伯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古王国——编译者）海岸以南50英里*的贾罗。和在林迪斯发尼一样，他们也抢劫了修道院。这所修道院曾经是受人尊敬的比得（公元673—735年，英国学者——编译者）的住所。比得是当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公元795年夏天，北欧海盗又劫掠了威尔士南岸的摩根格和苏格兰海岸西面的爱奥纳岛。接着，

• 1英里=1.609公里。

797年，他们抢劫了曼岛（在爱尔兰海中——编译者）。806年，他们抢劫了贾罗南面的一个修道院。这一连串的抢劫给人们带来了恐惧，在英格兰城市和乡村的教堂中，到处都弥漫着人们的祈祷声：“主呵，救救我们吧！把我们从北方人的暴怒中解救出来吧！”

但是祈祷有什么用！北欧海盗依然不断地入侵骚扰，而且这种抢劫差不多延续了300年之久。在公元800年前后，北欧海盗就象海洋中的潮汐涨落一般地扫荡了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而且次数越来越多，抢劫的地区也越来越广。有时候，他们连续袭击同一个地方，比如爱尔兰的阿尔马修道院就遭到了5次抢劫，而且其中3次都在832年的同一个月里。据一个编史者说，莱茵河的多尔德雷赫特港——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至少有六次以上被北欧海盗抢劫蹂躏。没有人能知道这些北欧海盗将在什么时候入侵 从哪儿入侵，他们有多少人。恐惧和不祥的预感笼罩着西欧。一个教士写道：

“好象所有信奉基督教的人都会被杀死。”法兰西修道士艾博写道：“这些野蛮人穿过高山、草地，他们杀死婴儿、年轻人、老人、父亲、儿子和母亲。他们破坏和蹂躏，他们凶险而又残忍。”一个爱尔兰作家写道：“纵然在一个脖子上长一百个坚硬如钢的脑袋，在每个脑袋上又长一百个锋利如刀而不生锈的钢舌头，也不足以诉说和例举爱尔兰人从北欧海盗那里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不足以叙述海盗们给予每个家庭的伤害和压迫。”

修士们就是这样给北欧海盗描画了肖像。在修士们的心目中，北欧海盗是恶魔，是洪水猛兽。但是修士们看不到北欧海盗的另一面，而且也欣赏不了这一面；这就是，北欧海盗

又是伟大的建设者和创造者，是优秀的商人。从长远看，这一面比杀人放火和入侵更为重要，对历史的贡献更大。他们从抢劫开头，但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熟练技巧的征服者和有才能的管理者。他们终于在欧洲建立起了长寿命的国家。他们教给斯拉夫人组成城市政府的知识。法兰西北部的诺曼底公园，就是北欧海盗创建的当时国家的典型，比起那时西方其他的国家来，诺曼底公园有权力更为集中的政府。

北欧海盗又是卓越的买卖人，有魄力、敢冒险的商人。他们很注意开发新的商业地区，总是注意发现新的商业路线，以更换旧的路线。他们把新商品和新思想带进西方社会，在中世纪新崛起的封建王族中，他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尽管他们来自几乎完全是乡村的社会——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没有几座城市——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成为市镇的建设者。在抢劫了落后的、过着田园生活的农业国爱尔兰之后，他们发现在海岸上建设一连串的城镇和商业市场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就这样做了，于是，他们第一次给爱尔兰带来了都市生活的刺激和挑战。

北欧海盗象狮子一样无拘无束，他们崇尚勇敢精神，喜欢冒险。和他们这种特性最相适应的工作，莫过于当外国统治者的雇佣兵。如果他们的雇主是勇敢而慷慨的，他们就会为他战斗到死。他们曾经成为拜占庭罗马皇帝的私人保镖，为他而战斗过。

北欧海盗是他们那个时代中最活跃的人。他们是海洋、河流和湖泊的主人。他们很少待在家里，是过惯水上生活的人，绝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在海上。他们又是造船的能工巧匠，以熟练高超的技艺，精巧地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快最好

的船只，并且驾驶着快船穿越西边的海洋，航行得那么远，到达当时还没有人航行过的海域。他们还在北方的海域中发现了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冰岛。并且踏上那里荒芜的土地，成为这块陆地上顽强的开拓者。经过他们的努力，在这荒凉的冰川上建成了近代欧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然后他们又远涉重洋，去寻找新的陆地。终于他们发现了格陵兰，并在格陵兰冰封的大地上建起了居民点，后来他们又继续在海洋中航行探索，最后，他们早于哥伦布五百年发现了北美洲，踏上了北美洲诱人的海岸。他们是第一批踏上格陵兰和北美洲的欧洲人。

这些精力充沛、脾气暴躁的人，是些神秘的人物。关于他们的冒险生涯，他们的事迹，很少为人所知。为什么他们会叫做“北欧海盗”，Viking（北欧海盗）这个词来自何处，它们的最初含义是什么，都没有人知道。各个词源学家曾经进行过各种研究，但都没有确切的结论。不论它最初的含义是指什么，欧洲人却只管把它解释为“海上流浪汉、入侵者、征服者、以及狡诈、勇敢和残忍的人”。关于他们情况的最早的记载，来源于修士们的手稿。如阿尔克温、艾博和不来梅的亚当等。他们介绍了几百份第一手的评论和报道。但这些材料差不多都带有偏见。差不多都是北欧海盗抢劫的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同党写的。还有一些报道是和北欧海盗相识的人留下来的。比如有的阿拉伯商人，曾经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大陆附近的市場遇到过北欧海盗。他们把北欧海盗看作粗野的人。一个阿拉伯旅行者伊本·费德兰写道：“他们是上帝创造的生灵中的浊物。他们大小便后不冲洗，饭后也不洗手。”

这些北欧海盗，在海洋中的活动情况，既没有记录可以保存，又没有编年史。在岸上，直到十一世纪，他们几乎都没有留下刻上古代北欧文字的墓碑和刻有文字的交叉路口的路标。他们的事迹得以留传的唯一方法，是口头传说——他们英雄时代的传奇故事。直到北欧海盗时代结束很久以后，这些传说才被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些传说，提供了不少关于北欧海盗生活、战斗、打猎、探险、贸易等方面的情况。通过这些口头传说，也流传下来了許多传奇色彩十分浓郁的英雄人物的故事。

在公元九世纪初，当北欧海盗刚冲出斯堪的纳维亚，到不列颠海岸抢劫时，他们还是一伙人，后来才划分成了挪威、瑞典和丹麦三个国家。但他们说的仍然是同一种语言——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语。那时，他们通常是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在孤立的农庄里，过着同样艰难的日子。他们的弹唱诗人，唱的也是同样的歌，颂扬赞美的，也是他们共同的武士祖先。

北欧海盗是日尔曼人的后裔。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那时男人们、女人们在600个丹麦岛屿之间，划着原始的小船，穿过又深又窄的挪威的峡湾。这些峡湾有陡峭的山峰。他们划过许许多多湖泊和与瑞典相通的河流。那时他们过着游牧生活，从一处猎场搬到另一处猎场。据推测，那时他们还可能划着小船在海上追逐和猎取海豹、海豚和鲸鱼。

两千年后，这些游牧人中，又加进了新的移民。他们定居下来了，建立了农庄，种植庄稼，并且有了固定的住所。但是他们仍然要乘船出海去猎取鱼类。鱼类仍然是他们的主

要食品。到了公元前1500年时，他们把火石和波罗的海的琥珀——一部分加工成珍宝，一部分不加工——装上小船，运到爱尔兰和不列颠群岛去换取黄金、铜和锡。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远洋船只，但是毫无疑问，斯堪的纳维亚的物品，确实已经出现在不列颠岛上了。

北欧海盗农庄里种植的作物，有燕麦、大麦、黑麦和圆白菜。他们还饲养牛、山羊、绵羊、猪和鹅。这些牲畜为他们提供食物，以补充鱼类食品的不足。他们还饲养家畜取得角、皮、毛皮和羊毛等，以制作衣服和日用工具。农庄上通常建有一所大房子，大约可以住12个人，包括两三个奴隶。房子用木板、石头建造，盖上草皮或者枝条。

屋子里，用板凳当墙，在中间围成一个厅。厅中央有一个高高的座位，这是专为受尊敬的人设的。座位的两边，有两根雕刻花纹的柱子，花纹一般是几何图形，偶尔也雕刻着神的图像，比如雷神的图像等。农庄主人常常是坐在高位子上指挥，他的儿子和仆从们围在他的周围。

北欧海盗的每个社团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有的把房子盖得挤在一起；有的则从水边到山脚下，把房子分散地盖在峡谷中。无论是哪种情况，总是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居住在一起。这样生活下去，到了第三代或第四代，他们就共有了一个太曾祖父。一个这样的大家庭和邻近地区的大家庭结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共同分担打猎、捕鱼、防御敌人入侵和进行贸易的任务。到了八世纪的时候，他们就进而去侵略别人的地盘和别国的土地了。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酋长中间自然产生的领导者，斯堪的纳维亚语称作“创始人”，而英语叫做“国王”。

在北欧海盗早期的生活中，这种小国王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国家的君主，而仅仅是他所生活的地区和集团的领导人物。后来，最强的小国王在长期的流血战斗之后，征服和统一了其他小王国之后，挪威、丹麦和瑞典才开始形成。直到公元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约在入侵林迪斯发尼之后80年，挪威才有了一个叫做哈罗德·麦海尔的国王。他是在872年征服了挪威境内各个部落的首长后，才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王国，他在挪威统治了28年。丹麦和瑞典却晚了一百多年才建立王国。公元985年，斯维英·福克比尔在丹麦称王。993年，奥拉夫·斯考特康昂格统治了瑞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国家的边界也还是在继续不断地变动着，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之后。在那时，王位取决于人民的认可；或者说取决于国王的力量和迫使人民认可的技巧。一个北欧海盗头子，不论是领导一次入侵，或者是煽动一场和其他酋长的吵闹，都被人们期望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并且要表现出超乎平常人的智慧和力量。在公元九世纪末期，统治着挪威一部分的奥拉夫·特格瓦桑（奥拉夫一世，挪威国王，995—1000年在位）就是一个被人们十分称道的海盗国王。他是一个嗜杀而又豪爽慷慨的人。传说他能同时两手投矛，在他的龙船上，桨手正在划桨时，他能够在船舷上边，从一支桨跳到另一支桨上。在北欧的传奇故事中，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据说他是哈罗德·麦海尔的曾孙，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特格威·奥拉夫桑就被推翻，并且被杀害了。他母亲阿斯特里德带着这幼小的儿子逃难，她打算逃到罗斯王国去找她的兄弟，她兄弟西格德正在那里掌权。他们在波罗的海的航途中，被一伙海盗抓住了。海盗把美貌

的阿斯特里德关押起来，把只有三岁的奥拉夫卖去当了奴隶，用他换了一头强壮的公羊。因此奥拉夫的童年是在奴隶中度过的。六年过去了。一天，奥拉夫的舅父西格德到爱沙尼亚巡视，恰好来到奴隶市场，他看见被贩卖的奴隶中有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孩子。他走上去问这孩子是谁，从小家伙的回答中，西格德才知道了这就是自己失去的外甥，于是立即把他赎了回来。奥拉夫从奴隶行列中解放出来后，又有一番新的经历，后来他有了很高的声望。公元995年，他回到了故乡，重新夺回了他父亲失去的王位。夺走他父亲的王位并杀害他父亲的黑康·西格达桑逃跑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名叫卡克的奴隶。黑康和奴隶卡克凑巧是同一天出生的，两人一直生活在一起，形影不离。在太平日子里，卡克总是睡在他主人的床脚边；在战争时，卡克为他的主人携带武器。现在，在逃难中，他们仍然在一起。这一天，他们躲在一个猪圈里，听见奥拉夫正在大声宣布，如果谁告发了黑康在什么地方，或者杀死了黑康，他就能得一大笔奖金。卡克一听就动心了，他的脸色由于贪婪而变红了。但是一想，又觉得十分可怕，害怕这念头被黑康发觉了会招来可怕的后果，因此他的脸又变成了灰白色。黑康见后，不安地问道：“你的脸为什么这么苍白？你想出卖我吧！”卡克赶忙否认。他说，他从来没有起过这样的念头。他们两人蹲在这肮脏的猪圈里，心惊胆战地，好不容易熬过这漫漫的长夜。直到黎明来临时，黑康终于困得昏然入睡了，这时卡克毫不犹豫地拿起刀子，切开了他主人的喉咙。

可是，当卡克向奥拉夫献上黑康的脑袋时，卡克才发现自己错了，这个北欧海盗是多么冷酷无情呵。也许因为奥拉

夫自己就曾经是个奴隶，知道北欧海盗社会，是不允许一个奴隶反抗自己主人的，因此他下令，立即将卡克杀掉了。

公元998年，当了国王的奥拉夫命令在特隆赫姆峡湾长满树林的山坡上建造一艘挪威最好、价格最昂贵的船。这艘船取名为长蛇。这艘船恰如其名，是艘当时最大的龙船，从船头到船尾160多英尺*长。船头雕刻着巨兽的头；船尾是蛇形的，也有精心的雕刻；船头船尾都镀了金，十分华贵。船帆的颜色也很鲜艳。挂在船两边的盾牌更是漆得光彩夺目。船两边各有34支桨。这只船可以装载几百名海盗去作战。

在挪威的南部，本来是产木料的地方，大部分土地覆盖着橡树林，但是竟找不到足够长的木材来作船底。必须派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奥拉夫派出了一个小队的北欧海盗做造船工人去准备木料。这些造船工人，必须抓住好的时机破开圆木，使每块木料都达到最大的强度。他们还要找出自然弯曲的橡树和云杉，以作船的叶肋和支柱。他们还要做钉子、铆钉、木桩、把海象皮作成皮条，最后，要用拧得很结实的绳子把船和骨架绑好。

当这一切准备就绪后，船就开始建造了。当船正在铺放木板时，一个名叫索波格的造船工人正好因事回家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这时木板已经铺完了。他一看，就认为木板太厚了，以致船体太重。可是奥拉夫并不知道这个大缺点；相反地，对这艘龙船非常欣赏，认为这是个杰作。的确，每个看见它的人，都夸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雄伟漂亮的船。索波格一言不发，夜晚，他来到船上，在漆黑的夜幕

* 1英尺 = 30.48厘米。

掩护下，悄悄地把船一边的木板都砍上很深的裂纹。第二天早晨，奥拉夫到船上来，看见这杰作给毁了，当场就勃然大怒。他大叫道：“是谁？这是谁干的？”并且声称一定要把破坏者找出来处死。他许诺道：“谁找到了破坏者，就给谁一大笔奖金。”这时索波格站出来，镇静地回答道：“是我干的。”

奥拉夫一见是这个技巧娴熟的工人，就恨恨地道：“你必须把它修好，修得和原先一样，要不，你就甭想活了。”

索波格拿起斧头砍去所有厚板的碎片，直到裂纹统统没有了为止。奥拉夫又回来了，他一见索波格修理好的地方，就大为高兴了；因为他明白，海盗船只修造的首要原则是轻便灵巧。木板越薄，船就越轻，吃水也就越浅，这样船就能在浅水中航行。而且船板薄，两侧就可以造得高些，船也就可以在深水中航行。作为战船，船上的战士在战斗中，可以站在舷边用矛刺向低矮的敌船。奥拉夫戎马生涯半生，参加和领导过许许多多战斗，他一看就明白了，索波格是个难得的天才，于是他下令按照索波格修改过的样子继续修改船的另一边，并且指定索波格为全工程的主管人。后来“长蛇”号成为当时最为名贵的龙船。就因为它太珍贵了，以致不能用它到海上去冒险。它只作了奥拉夫乘坐的专船，载着他参加各种庆祝活动，绕行在斯堪的纳维亚水域。在奥拉夫充满流血斗争的一生中，结下了许多冤仇，有许多敌人。公元1000年，挪威贵族艾利克叛乱，他勾结了奥拉夫的敌人丹麦国王斯维英和瑞典国王另一个奥拉夫，共同策划了一个阴谋。他们三个人设下了一个圈套，各自带着自己的部队，谋害挪威国王奥拉夫。阴谋者们商定，如果他们成功了，就瓜分挪威王国；至于那有名的龙船“长蛇”，不论谁抓获了它，这名贵的船就归谁所有。

这时挪威国王奥拉夫正在“长蛇”号上，率领着八条龙船和大批较小的长船和供应船在波罗的海以南巡视。他航行到挪威南部的罗加兰时，去看望了他的一个妹妹，并为这个妹妹与当地的一个贵族缔结了婚约。然后他到波罗的海南岸的文兰，想趁这美好的夏季去会会老朋友。

艾利克和丹麦、瑞典国王的阴谋准备就绪后，打算把奥拉夫引进他们布置好的伏击圈。他们派出了一个叫做西格沃德的北欧人——他是文兰岛的统治者——让他去引诱蒙在鼓里的奥拉夫，使他迷路进入伏击圈。当奥拉夫访问过老朋友带着船队起锚返航的时候，西格沃德劝乘坐在“长蛇”号上的奥拉夫走一条迂回曲折的航线，通过奥拉夫不熟悉的水域。他说：“这条路我最熟了，群岛和海峡间，哪里的水最深我全知道，象‘长蛇’这样的大船是需要深水道的。”奥拉夫一点也没有戒备，他听从了这个意见。在奥拉夫船队中，那些不需要深水道的小船都自个儿开到波罗的海去了。只剩下“长蛇”号和少量的护卫船只。船队跟在西格沃德后面，进入了文兰附近斯沃德岛后面的海峡。敌人的联合船队正埋伏在这里。这时候艾利克和瑞典、丹麦国王正在岛屿的山顶上瞭望。他们看见船队正驶近埋伏圈，船队中那条大船上有一个镀金的龙头，知道那就是“长蛇”号了。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丹麦国王就吹起牛来，他说：“这龙船今晚就要把我带走啦！因为它就要归我了，我要驾驶它啦！”艾利克一听，大为恼火，他故意用大得周围的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讽刺道：“就算国王奥拉夫只有这条‘长蛇’号，没有别的船助战，单靠你丹麦王斯维英的力量，恐怕也不能把它夺过来。”以后的事实证明，艾利克说对了。瑞典国王和丹麦国

王两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也没有制服它，而是艾利克才最后打败了奥拉夫。

艾利克他们三人，赶紧带着伏兵回到船上作战斗准备。战士们忙着收下船帆，把盾牌集中起来，并准备好武器。

当“长蛇”号驶近斯沃德岛时，敌人的船队突然出现在海峡前面。奥拉夫的护卫船一见，惊恐万分，赶忙围在“长蛇”号周围。船员们请求奥拉夫不要冒险和强敌众多的敌人船队作战，劝他赶快撤退逃跑。这时，奥拉夫正高高地站在船的后甲板上，靠着一个正在划着桨的划手的身旁。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道：“收起风帆，准备战斗！我的人绝不要想溜走，我也决不会在战斗中退缩，让神来决定我的命运吧！”

然后，奥拉夫命令他所有的船队组织北欧海盗的战斗队形。所有的船，头挨头，尾靠尾。并排在一起的船头和船尾用绳子绑上，这样就形成了一座海上堡垒。“长蛇”号比起它周围的船来，实在是太高太大了，以致它的船头高高地突出在其他船的船头之上。这种阵势，对奥拉夫的前卫勇士们来说，是太危险了。因为他们必须在“长蛇”号的船头战斗，船的两侧就暴露出来。

“这下可够我们受的了。”奥拉夫的部队中最勇敢的尤尔夫抱怨道。奥拉夫对这种牢骚勃然大怒，他抽出弓，安上箭，对准尤尔夫就准备射击。但是尤尔夫镇静地道：“你的箭应该瞄准另外的方向，那儿才有最需要你去射的人，而我的工作，是保卫你，为你的利益而战斗。”

在敌人那边，丹麦国王斯维英是第一个接近“长蛇”号船头的人，但当他企图跳上甲板时，“长蛇”号上的勇士们举起矛，把他们打了回去，使他们遭受巨大的损失。接着瑞

典国王也上来了，但也同样败下阵来，损失惨重。但艾利克却更狡猾，他用许多船攻击奥拉夫的侧翼，并且攻破了侧翼，跳上护卫船，砍劈护卫船上的战士。然后割断了捆绑挪威船的绳索，使船散开来，他再各个攻击。这样一来，奥拉夫船的数量减少了，人员的战斗力也削弱了。人们惊恐起来，纷纷从自己的小船上往大些的船上爬。在他们这样做的过程中，又遭到了杀伤，人员越来越少了。到最后，所有的幸存者，都集中到了“长蛇”号上。

现在，奥拉夫被完全包围了，面对着强悍的敌人，当一阵箭雨从敌船上射来时，奥拉夫让士兵们站在盾牌后面，以减少伤亡。最后艾利克推进到了“长蛇”号旁边。这时奥拉夫的另一个勇士艾拉·泰巴斯凯菲尔在“长蛇”号的桅杆旁挺直了身子，用他的弓箭狠狠地向艾利克射去，可是没有射中艾利克，箭头重重地射在艾利克头上边的舵把上，深深地插入了木头。艾拉立即抽出了另一支箭瞄准艾利克，可是这时，从艾利克的船上射来的一支箭射中了艾拉的弓，把弓劈成了两半。

“那是什么？是什么东西碎了？声音这样大。”奥拉夫问道。

艾拉回答道：“是一张弓。”

奥拉夫立即把自己的弓扔给艾拉，但艾拉一脚踢开了，他说：“这张弓太没劲了。”于是他拿起剑和盾牌来，继续战斗。

奥拉夫也用矛刺杀敌人，战斗继续着，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奥拉夫士兵们手上的剑被热血弄钝了。这时奥拉夫打开一个箱子，拿出新剑来。就在这时候，士兵们突然发现血

从他的胳膊上流下来，顺着细手套往下滴。他负伤了！但伤在哪里呢？人们都不敢问。在“长蛇”号的船头船尾，人们仍然在不屈不挠的搏斗着。奥拉夫的人被屠杀着，越来越少了。利用奥拉夫拿剑的间隙，艾利克率领着手下，更加猛烈地进攻着。

最后，仅存的不多的防卫者集中在“长蛇”号的船尾甲板上，环绕在奥拉夫周围。鲜血漫过了甲板，他们站在血泊中战斗。艾利克的人越来越多的爬上了“长蛇”号甲板，向船尾靠近。他们用斧头和剑砍劈。当奥拉夫和幸存的人看见战斗已经无可挽回的失败了时，便纵身跳进了他们驰骋往来、赖以为生的大海，身上穿着沉重的盔甲，穿着在战斗生涯中朝夕伴随他们的盾牌。敌人企图在奥拉夫沉下去之前抓住他；但是，他把盾牌拉到头上，然后就消失到深深的海水之中了。

后来，挪威诗人哈尔多用诗写出了这场厮杀的场景和“长蛇”号这艘龙船的情况：

刀剑盾牌叮当，
长矛挥舞在甲板上。
利箭横飞如雨，
“长蛇”的勇士们英勇顽强。
艾利克最先冲到“长蛇”身边，
还有丹麦、瑞典国王。
他们高举蓝色宝剑，
刺向“长蛇”两舷。
船头的盾牌粉碎了，